

安娜·卡列尼娜(下)



ANNA KARENINA

(俄)托尔斯泰◎著 / 任敬隆◎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下)



ANNA KARENINA

(俄)托尔斯泰◎著 / 任敬隆◎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俄)托尔斯泰(Tolstoy, L. M.)著;任敬隆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2010年.1重印)

ISBN 978-7-80094-853-4

I. 安… II. ①托…②任…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3193号

书 名 安娜·卡列尼娜

著 者 (俄)托尔斯泰

责任编辑 门书文

装帧设计 大 章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0

字 数 570千字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094-853-4

定 价 39.60元(上、下)

第五部



在大斋期之前是不可能举行婚礼的，原先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这样认为，因为到大斋期还剩下五个礼拜，而要在这期间准备嫁妆，大概连一半也来不及准备，但是她又无法反对列文的意见，那就是，大斋期之后举行婚礼太晚了，这是因为公爵的一位老姑妈病得严重，恐怕活不到婚礼举行，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婚期就不得不往后推。因而，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为大小两份来办，以便在大斋期之前举行婚礼。公爵夫人决心先办齐小份嫁妆，以后再补送大份嫁妆。对于是否赞同这样做，列文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为此公爵夫人很是气恼。这两个年轻人只等婚礼一完立即就到乡下去，在那里大部分嫁妆根本不需要，这样，公爵夫人的主意就显得更加适合和恰当了。

列文现在依旧处在神魂颠倒之中。他觉得他们两人的幸福就是全部生活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目的。而现在他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根本也不用操心什么，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会有人替他处理。对于将来的生活，他甚至毫无计划和目标。他听凭别人替他做主，相信一切都会有人妥善安排的。哥哥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公爵夫人都随时会指点他应该做这做那。对于人家的一切建议，他只要表示赞同就可以了。哥哥替他准备所需用的钱，公爵夫人则要他结过婚后就离开莫斯科，哥哥劝他出国。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们高兴，你们觉得合适，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很幸福，不管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受到影响。”他想。当他把哥哥劝他们出国的主张告诉吉娣时，让他



大为惊异的是吉娣居然不同意，吉娣对他们自己的未来生活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吉娣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自己心爱的事业，但是她，据他所知，不仅不能理解这种事业，而且也不愿意去理解。然而她觉得这事业是很重要的想法却并没有受到影响。她知道他们未来的家将安在乡下，因此并不想去他们没打算长期生活的国外去，而是要去他们安家的地方——乡下。她表示得很明确，列文为此感到很惊诧。然而他自己认为不管到哪儿去都无所谓，于是马上要求哥哥到乡下去一趟——仿佛这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似的——用他那丰富的审美情趣把那里的一切都安排好。

“我倒是要问问你，”哥哥在乡下为这对新婚夫妇的到来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停当返回来之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取得过做忏悔的证书吗？”

“还没有。怎么啦？”

“怎么啦，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结婚啊。”

“哎呀，我的天哪！”列文叫了起来。“我连圣餐恐怕都有八九年没有领了。我根本没想到，没想到。”

“你可真是好样的！”哥哥笑着说，“你还整天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样可不行。你得去领圣餐。”

“什么时候去？只剩下四天就要用了。”

哥哥奥布隆斯基又替他安排了这件事。列文去领圣餐。像列文这种不信教的人，虽然不干预并且尊重别人的信仰，但要他去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实在是很痛苦的事。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充满感情、心肠很软的时候，要他装腔作势、故作姿态，不仅很痛苦，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撒谎，或者亵渎神明。对于这两件事他都觉得难以办到。他三番五次地问奥布隆斯基，假如不领圣餐能不能拿到证书，奥布隆斯基说那不可能。“只有两天的时间，这对你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那司祭是一位十分可爱、又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能为你不知不觉地把这事儿解决掉。”

当站着的列文做第一遍礼拜的时候，极力想恢复他在十六七岁时候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即发觉，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他努力把这些仪式看做是毫无意义的风俗习惯，就像是出于礼貌的相互访问一样，但发觉这也很难办到。列文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像他多数的同龄人一样，摇摆不定。他不相信宗教，但又不能肯定宗教全都是荒诞不经的。因此，他既无法相信他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也无法像例行公事那样漠然处之。在这领圣餐的全部仪式



里,他由于做着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做着像他内心所提示的:这是虚伪和矫情,这样做是不好的,而感到害羞和忐忑不安。

因而在做礼拜的时候,他时而听着祈祷,竭力用不违反他本人观点的意义来理解它;时而觉得他无法理解,甚至应加以谴责,就竭力不去接受它。他悄悄地沉湎于自己的思索、观察和回忆之中。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最终,日祷、晚祷和夜祷让他做完了。第二天起得比以往都早,早晨八点钟,还没喝早茶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面,只有一个乞讨的士兵、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人员,此外还没有别的什么人。

有一个穿着一件薄薄法衣的年轻助祭,法衣下的两片肩胛骨十分突出。他走过来迎接列文,然后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当助祭念祈祷文,特别是迅速地重复着“上帝怜悯”——听上去仿佛是在说“饶恕啊,饶恕啊”——的时候,列文感觉到他的思想被封锁起来了,好像是贴上了封条,这时无法触动它,不然的话会引起混乱,因此他站在助祭的后面,不去听它,也不去理会它,只管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吉娣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想起昨天他们两人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边的情景,心里想着。在这种时候,他们照例是相对无语。她的一只手被她放在了桌上,张开又合拢,这样不停地重复着。她看着自己这单调傻傻的动作,自己也愉快地笑了。他想起他后来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看着这嫩红色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脉纹。“哎!又是饶恕,”列文想,同时用手画着十字,鞠着躬,同时望着正在行礼的助祭那背部肌肉的活动情况。“她接着又拿起我的手察看上面的纹路。‘你的手真是可爱,’她说。”列文想到这里,看了看自己的手,接着又看了看助祭那短小的手。“是的,这会儿应该快完了,”他想。“哦,不,看来这又是从头念起了,”他边听着助祭念祈祷文边想。“哦,不,是就要结束了。看,他已经一躬到地了,每次结束前总该是这样的。”

助祭从自己的绒布袖口里伸出了一只手,悄悄地接过列文递过去的一张3卢布的钞票,并说他把列文的名字记录下来。之后就容光焕发地用他的新靴子哒哒地踩响空旷的教堂的石板地,走上了祭坛。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往回张望,招了招手把列文叫过去。到这现在为止一直被压抑着的思维又在列文的心里活动起来,但列文赶快把它们驱散了。“总会有了结的时候的,”他边想边



向读经台走去。他沿着读经台的台阶走了上去，向右一拐，便见到了神甫。神甫是一个小老头儿，留着稀稀拉拉而又灰白的大胡子，长着一双虽然疲劳而又和善的眼睛，他站在读经台旁，正在翻着圣礼书。见到列文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而后马上用那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他将祈祷文读完后，一躬到地，接着向着列文转过身来。

“万能的基督降临，从不显露形迹，万能的基督正在倾听您的忏悔。”他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像说。“请问，您相信圣教徒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甫继续说着，眼睛并不看列文的脸，双手则在圣带的下面合拢起来。

“我曾经对所有事情表示过怀疑，而到现在依旧在怀疑着所有事情。”列文用他自己都觉得讨厌的声音说，说完随即住了口。

神甫等了几秒钟，看列文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说的，接着闭上了眼睛，用弗拉基米尔口音匆忙地说：

“怀疑一切是人类天生的致命弱点，我们应当去恳请万能仁慈的上帝增强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罪孽？”他马上说，仿佛尽量节省时间。

“怀疑就是我主要的罪孽。我怀疑所有的一切，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这种怀疑之中。”

“怀疑一切是人类天生的致命弱点，”神甫又重复说，“那么请问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所有的一切。甚至上帝是否存在，有时我也怀疑。”列文情不自禁地说，说完之后接着又为自己这种褻渎的说法而感到有些惶恐。然而他的话对神甫产生的影响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怎么能怀疑上帝的存在呢？”他露出了一丝笑意说。

列文没有出声。

“您明明可以看见大地上已经被创造出来万物，怎么还怀疑创造这万物的万能的造物主的存在呢？”神甫用那习惯而成自然的腔调又匆匆地问。“是谁用美丽的群星来装饰广袤的天空的？又是谁把广阔的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的？没有万能的造物主这怎么可能呢？”他用质询的眼光对列文看了一眼，接着说。

列文觉得在这里同神甫争论这种哲学问题是不合适的，因而就只回答了他的问话。

“这我不知道。”他说。

“既然您不知道,那您怎么还怀疑上帝创造了万物呢?”神甫带着有些高兴的困惑说。

“这我一点也不能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道,同时认为自己的话很是愚蠢,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确实是很愚蠢。

“恳求上帝,祈祷上帝吧!就是神父也会产生怀疑的,也会恳求上帝增强他们的信心的。我们一定要抵御魔鬼那巨大的力量。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吧!”他匆匆地重复说。

之后,神甫沉静了片刻,还像是在思考。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教区的教民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有这回事吗?”他接着微笑着说,“一位十分出众的姑娘!”

“是的。”列文回答道,同时替神甫脸红。“在忏悔的时候他问这种事情干什么?”他想。

而神甫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回答道:“您准备结婚,而上帝也将赐给你子孙后代,对不对啊?万恶的魔鬼会诱使您不相信神灵,假如您不能战胜自己心中魔鬼的引诱,那您能带给您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婉转而有些责备的口气说。“如果您作为一个慈父爱您的孩子,就不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荣华富贵,还希望他们能得救,希望真理的光辉能够照耀他们的心灵,对不对啊?要是您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问您:‘爸爸!我们喜欢世界上所有的这一切,包括大地、花草、江河、太阳、月亮,是谁创造出这些东西来的呢?’那么您怎么回答他们呢?难道您对他们回答说‘这我不知道’吗?既然万能的上帝出于大恩大德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又怎么能说不知道呢?或许您的孩子们会问您:‘在阴间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呀?’假如您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询问,你又能说些什么呢?您让他们去受人世间甚至是魔鬼的诱惑吗?这可怎么好啊!”他说着说着忽然停住了,侧着头,用和善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列文。

这时列文什么也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不想同神甫争论,而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觉得,到将来孩子们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有时间来思索怎样给他们回答的。

“从您进入人生的这一时刻起,”神甫又继续说道,“您就要选择好道路,意志坚定地走下去。祷告恳求仁慈万能的上帝,怜悯您,帮助您。”他用惯常的语调结束说。“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他爱人的仁慈饶恕了这个孩子吧……”神甫读完赦罪文,给他祝福了一番,就放他走了。



那天回家后,列文感到非常愉快,因为那种令人难堪的尴尬局面终于结束了,而且不用撒一句谎就结束了。另外,他还隐约记得,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说的那些话,并不像最开始他想象的那么冥顽不灵和愚蠢,但是神甫的话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弄明白。

“那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着,“等今后有机会再说吧。”列文现在空前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灵魂里有一些不透明不洁净的地方,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跟别人的一样,然而以前他就为这反对过人家,还曾责怪过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当天晚上,列文同未婚妻一起在多丽家里度过,感到心情特别的高兴。他向哥哥奥布隆斯基告诉了他的愉悦心情。他告诉他说自己快活得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能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现在这狗欢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在桌子和窗台之间跳来跳去。

婚礼终于要举行了,列文按照风俗,事先不能跟未婚妻见面(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和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地遵守一切风俗),列文同在他所住的旅馆里遇到的三个单身朋友一起吃午饭:他们一个是科兹内舍夫;一个是列文的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如今是自然科学的教授,列文在街上遇见他时,就把他拉到了旅馆里来;还有一个是男傒相奇里科夫,现在任莫斯科的调解法官,他又是列文的猎熊朋友。这顿饭吃得很愉快。科兹内舍夫有着一个很好的情绪,他对于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各种玩笑很是欣赏。卡塔瓦索夫忽然发现自己的玩笑得到了重视和理解,便更加起劲地发挥了起来。而奇里科夫参与大家的谈话则总是显得愉悦而友好。“你们瞧,”卡塔瓦索夫说,由于在讲台上讲课所养成的习惯,说起话来拖长腔调。“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以前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哪!当然,我说的那是过去的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人了。记得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爱好科学,为人通情达理。可现在呢,他把一半才华用来自欺欺人,另一半则用来替这种自欺欺人辩解。”

“我还从未遇到过比您更加坚决反对婚姻的人。”科兹内舍夫说。

“哦,不,我并不反对。我同意劳动是有分工的。那些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人就只好生产人,而其他的人就去促进他们的教育和幸福。这就是我的观点。把这两种职业混为一谈的可是大有人在,然而我不在其中。”

“如若有哪一天我知道您也恋爱了,那我将会多么高兴啊!”列文说道,“到

那时候您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您是在恋爱，但是您爱上的却是墨鱼。您知道吗？”列文转过来身对哥哥说道，“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学的著作……”

“嗨，你可别胡扯了！实际上写什么东西均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是我的确爱上了墨鱼。”

“然而它并不会妨碍您去爱您的妻子啊。”

“墨鱼倒是不会妨碍，可是我的妻子却要妨碍我呀。”

“那为什么呢？”

“您就会明白的。您现在爱打猎，爱农业，不过往后您就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他来说塘村那边有许多的驼鹿，可能还有两只熊。”奇里科夫说。

“哎，我是不去打，要去打你们去好了。”

“噢，这倒是真的，”科兹内舍夫说，“今后打熊的事就没有你的份儿了，你妻子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一想到妻子今后不答应让他去打猎，就觉得挺好玩的，他情愿今后放弃猎熊的乐趣。

“只不过，假如您不去参加打这两只熊，是很可惜的。上次在哈比洛夫的事情，您还记得吗？那次打猎多么有趣呀！”奇里科夫说。

奇里科夫认为不结婚依旧会很快乐，列文不愿意去扫他的兴，因而就没有再说什么。

“与单身生活告别的社会风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科兹内舍夫说，“不管你怎么幸福，也总不能为失去自由而惋惜吧？”

“您承认您有果戈理笔下所描写的新郎的那种心情，想从窗口跳下去吗？（果戈理的剧本《结婚》）”

“想必是有的，只是不肯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

“好哇，窗子正开着……我们现在就去特维尔怎么样！那里有一只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它的巢穴。真的，坐五点钟的班车去！让他们去办理这里的事。”奇里科夫笑眯眯地说。“说实话，”列文笑着说，“我可没有为失去自由而感到惋惜！”

“对，现在您心里一片混乱，任何感觉都不会有的，”卡塔瓦索夫说，“等您

冷静下来,您也会感觉到的!”

“那不可能,虽然有了感情(当着他们的面他不好意思把爱情这个词说出来)和幸福,然而不管怎么说丧失自由毕竟是可惜的,我应该多少总有点感觉吧……可是恰恰相反,我正由于失去自由而高兴呢!”

“太糟糕了!你这人已经无可救药了!”卡塔瓦索夫说,“来,让我们来为他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者说是祝他梦想成真,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梦想成真也好。就是这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了!”

客人们在饭后就迅速离开了这里,以便于回去一趟,换一身衣服再参加婚礼。

列文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回味着与这些单身汉们的谈话,他再一次地自问:自己心里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因为丧失了自由而感到惋惜呢?当想到这的时候,他微微笑了一笑。“自由,要自由干什么呢?幸福就在爱情和希望之中,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这不就是幸福么?还用得着什么自由吗?”

“但是对于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她的感情,我清楚这些吗?”突然从心底里冒出一个声音在低声地问自己。他的笑容从脸上消失了。他深深思索了起来。一种难以言传的、奇怪的感情支配了他,使他产生了恐惧和怀疑,怀疑所有的一切。“万一她不爱我,那我该怎么办呢?万一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同我结婚,那又该怎么办呢?万一她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爱我?”他问自己。“她或许会有一天突然清醒过来,直到结了婚才猛然明白实际上她并不爱我,也根本不可能爱我。”于是对她产生的一种奇异的、不好的念头在他的心里浮现了。他依旧像一年以前那样妒忌她同弗龙斯基的关系,好像他看到她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就是昨天刚发生的事。她未向他坦白所有事情的疑惑在他的内心产生了。

他猛地跳了起来。“不,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他绝望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我要立即到她那儿去,去问问她,最后一次告诉她:我们两个人都是自由的人,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到此为止呢?无论如何说,也总比一辈子不幸、耻辱和不贞的要好!”他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怀着对一切人、对自己和对她的憎恶,走出了旅馆,坐车来到了她家的里。

他在后屋里找到了她。这时她正坐在箱子上,一边挑选着散满椅背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各式各样的衣服,一边吩咐着侍女什么事情。

“喂!”她一看见列文,马上容光焕发了起来,喊了起来,“你怎么来的,您怎么来的?(最近这几天她同列文说话一会儿称‘你’,一会儿称‘您’)真没有想到!噢,我正在清理我姑娘时期的衣服,打算送给别人……”

“噢!这很好!”他脸色阴郁地望着侍女说。

“杜尼亚莎,你先出去一下,等我回头再叫你。”吉娣奇怪地说。“你怎么了?”等侍女一出去,她便毅然以“你”相称了。因为她发现他脸色有些异常,显得既激动又阴郁,看了叫人感到害怕。

“吉娣!我心里很苦恼。我感觉如此的苦恼让我一个人难以承受。”他带着近乎绝望的语气说,他站到她的面前,用近乎恳求的眼神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含情脉脉的、天真无邪而又诚恳的脸上看得出来,他要说的话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但他还是觉得需要她亲口来消除自己的疑虑。“我来是想说,如果……那么……现在还来得及。事情还可以取消,挽回……”“你说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你是怎么啦?”

“我曾经说过一千遍,我不能不考虑的是……我,我配不上你。你是不可能答应同我结婚的。你好好想一想吧!你做错了事。你好好想一想吧!你是不可能爱我的……要是……要是……你最好说出来,”他没有敢望着她,说,“我会痛苦的。人家乐意怎样说,就怎样说吧,无论如何说也总比不幸的好……趁着现在还不晚,还来得及……”

“噢,我怎么不明白,”她惊异地回答道,“是不是你想取消……取消……也就是说,你不愿意了?”

“是的,假如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气得涨红了脸,叫了起来。

然而他的脸色是那么的可怜,她不由得忍住了怒气,她扔掉扶手椅上的衣服,挨着他坐了下来。

“你究竟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好吗?”

“我在想,你是根本不可能爱我的。像我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会爱上呢?”

“我的上帝!你到底想叫我怎么办啊?……”她说着眼哭了起来。

“哎呀,我都干了些什么呀!”他叫道,在她面前跪了下来,不停地吻着她的双手。

过了五分钟,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走进房来,看见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吉娣不但使列文相信她是爱他的,而且对他的疑问做了解答,即她爱他的原因。

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因为她知道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列文也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当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俩肩并肩地坐在箱子上,边整理边争论送衣服的事情。吉娣想要把列文上次向她求婚时她所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而列文则坚持这件衣服不能送给任何人,吉娣完全可以把另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就不明白?她是一个黑头发姑娘,不合适穿蓝色的衣服……我已经把什么都考虑过了。”

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知道他来访的原因以后,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起气来,叫他立刻回家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里里马上要来了。

“她这几天原本就没有吃什么东西,人都变瘦了,然而你还要用你那些蠢话来伤害她,”公爵夫人对列文说,“走吧,走吧,我的孩子!”

列文返回旅馆之后,感到愧疚,然而心里却十分踏实。他哥哥、多丽和奥布隆斯基全都穿戴收拾好了,都在等着他,准备拿圣像给他祝福。再不能多耽误了。多丽还要回家去接她的卷过头发、抹好发油的儿子,婚礼举行时他要拿着圣像伴送新娘一起走。然后还需要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另外一辆则要送走科兹内舍夫后再回来……总而言之,需要办的零零碎碎的事情还真不少。再明确不过的一点就是不能再拖拖拉拉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六点半。

圣像祝福仪式办得很不像样。奥布隆斯基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一副姿势显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十分可笑。他拿着圣像,叫列文一躬到地,脸上带着友善的、嘲弄的微笑吻了他三次。多丽也这样做了,接着她又匆匆走出去调派马车,这可是件麻烦的事情。

“哦,现在我们这么办: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是同意,请他到了以后把车打发回来。”

“是的,一定照办。”

“我们与他一起立即就来。东西送过去了吗?”奥布隆斯基问。

“送过去了。”列文回答说,接着又指示库兹马把他的衣服拿过来。

很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聚集在了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的里里外外。那些无法挤进教堂的人们都堵在了窗口,透过窗栏往里面张望,拥挤着,争吵着。

二十多辆马车在宪兵的指挥下,已经在沿街排列着。一位警官身穿闪闪发光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教堂的入口处。各式各样的马车连绵不断,一会儿是头上戴花、身穿拖地长裙的女士们,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士们,他们断断续续地走进教堂。在教堂的里面,两组枝形吊灯十分明亮,以至于刺人眼球,同时人们还点上了圣像前的全部蜡烛。圣像壁那红底上的镀金、圣像上的金色浮雕、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大理石板、地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陈旧发黑的圣经、神甫和助祭的法衣,所有一切都沐浴在这耀眼的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戴长手套的人群中间,传出了杂乱的压低声音的热烈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穹顶下面来回激荡异样地回响着。而每当打开教堂门发出尖锐的响声时,人群中的谈话声便会沉静下来,大家都回过头去,去看新郎新娘是否到来。门开了大约有十次以上,但每次不是迟到的客人,就是欺骗或者说服警官混到人群里的观众。亲友和观众们均是等待得有些着急了。

起初,大家觉得新郎新娘立刻就要来了,就没有去想他们会迟到的原因。但接着大家越来越频繁地朝门口张望,猜想着会不会出什么事。等到后来大家越来越为新郎新娘的迟到而感到不安了,然而大家都装做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样子,各自谈着话。

大辅祭好似是要提醒别人他的时间很宝贵,频繁地、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嗽的声音让窗子上的玻璃都颤动了。唱诗台上的唱诗班更是等待得有点心烦,发出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甫一会儿派执事,一会儿派助祭去看新郎来了没有。穿着紫色法衣、扎着宽腰带的神甫也屡次走到侧门去等待新郎。终于有一位夫人看了看手表忍不住说道:“这真是怪事!”于是来宾个个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大声表示自己的惊异和不满。一个侯相乘车去打探消息。这时吉娣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她穿着雪白的连衣裙,披着洁白的长纱,头戴香橙花冠,同一位女主婚人和二姐纳塔利娅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眼睛望着窗外,等男侯相来通知新郎去教堂的信息,已经足足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而在这时,列文穿好了长裤,没穿马甲和燕尾服,急切地在旅馆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时把头伸出门外,向走廊里张望,然而在走廊里始终也没有出现他所等待的人,只好绝望地回来,挥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着烟的奥布隆斯基谈话。

“有谁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局面啊!”列文不满地说。



“是的，真够糟糕的，”奥布隆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表示同意。“然而你放心好了，很快就会来的。”

“哎！怎么搞的！”列文强压着怒火说，“还有这种该死的敞胸马甲！这哪儿行啊！”他望着身上揉皱的衬衫前襟，说。“假如是行李已经送上了大车，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道。

“那就穿我这件好了。”

“早就应该这么办了。”

“招人议论可不好……等一会儿！会解决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人库兹马拿来了燕尾服、马甲、长裤和其他必需的东西。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衬衫在您身上啊！”库兹马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库兹马忘记了应该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听到吩咐要把全部行李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婚夫妇今晚要从那里到乡下去——于是就把东西收拾好了，只留下了一套礼服。而列文的衬衫则从早晨就穿起，已经皱了，跟时髦的敞胸马甲没法相配。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拿吧，路又太远。于是他就差人到店里去再买一件。然而仆人回来说，由于今日是礼拜天，因而所有的店铺均已经关门了。再派人到奥布隆斯基家去借，可借来的衬衫全都又宽又短，不合适。最后只好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当大家都在教堂里急切地等待新郎的时候，新郎正像关在笼中的野兽，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断向走廊里看了又看，恐惧而绝望地回想着他对吉娣所说过的那些话，不知道她现在会作何感想。

最后，库兹马跑进了屋里。此时，他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十分惶恐的了。

“我的天哪，刚巧赶上。他们正在往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

过了三分钟，列文怕触痛创伤，连表也顾不得看一下，就拔腿穿过走廊冲了出去。

“用不着这么急躁，”奥布隆斯基不慌不忙跟在他后面，笑眯眯地说，“会解决的，会解决的……我对你说过的。”

“瞧，过来了！”“没错，就是他！”“哪一位是呀？”

“那个年轻一些的，对吗？”

“瞧她，我的宝贝，可把吉娣急坏了！”当列文出现在门口迎接新娘，与她一起走进教堂时，人群里纷纷议论。

奥布隆斯基告诉了妻子迟到的缘由，客人们则笑着压低声音相互交谈。列文对这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忘情地盯着他的新娘子。

大家都议论说，最近这些天吉娣憔悴多了，戴着花冠也远远没有平素那么好看，但列文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望着吉娣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洁白鲜花的梳得高高的头发，她那像少女一般遮住了长脖子的两侧和后颈、只露出前面部分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那惊人纤细的腰身，认为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迷人——并不是因为这些花、或者这长纱以及这件从巴黎定做的连衣裙增添了她的美，而是因为她那可爱的脸蛋、她的清纯的眼神和嘴唇的样子始终显得像纯洁的天使而不同凡响，这远远胜过了所有华贵的服饰。

“我还以为你是想逃走呢。”她边说边对他嫣然一笑。

“我刚才干了一件傻事，简直不好意思说！”他红了脸说，看到科兹内舍夫走过来，只好先去招呼他。

“你的衬衫事件可真是有意思啊！”科兹内舍夫摇了摇头，笑嘻嘻地说。

“是啊，是啊。”列文毫不在意地随口回答，根本没有听清他说了些什么。

“嘿，列文，现在咱们得决定一下了，”奥布隆斯基故意装出紧张的样子说，“有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你只有到现在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别人来问我：是要用点过的蜡烛还是用没有点过的蜡烛？这可相差10个卢布呢。”他笑得噙起了嘴唇，添加说，“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就是害怕你反对。”

列文明明知道这是开玩笑，但他却笑不出来。

“究竟怎么办？用没有点过的蜡烛还是用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出在这里。”

“对，对！当然是用没有点过的蜡烛。”

“噢，我很高兴，问题解决了！”奥布隆斯基笑眯眯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能干出任何傻事来的！”当列文不知所措地对他瞧了瞧，向他的新娘走过去时，奥布隆斯基对奇里科夫说。“要记住，吉娣，首先要踩到垫子上。”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这人可真好！”她对列文说。

“怎么样，不害怕吧？”老姑母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的脸色这样白，你不冷吧？等一下，把头低过来！”吉娣的二姐纳塔利娅说，她举起她那圆润美丽的手臂，笑盈盈地理了理吉娣头上的鲜花。

多丽走了过来,原本是想说些什么,然而说不出来,哭了起来,但随即又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吉娣也像列文一样看着大家,显得神色茫然。不管别人对她说些什么,她总是机械地报以幸福的微笑。现在对她而言,这种微笑是十分适宜的。

在这时候,神职人员们纷纷穿上了法衣,神甫和助祭们来到靠近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上。神甫转过身对列文讲了一句话,但列文没有听清楚。

“让您拉住新娘的手,把新娘领过去。”候相低声对列文说。

很长一段时间内,列文也没有弄清楚人家到底要他做什么。他们纠正了他好一阵,差不多都想撒手不管了,因为列文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拉错了吉娣的手。最后他才终于弄清楚,不要改变位置,是用自己的右手拉住吉娣的右手。等到他终于按照规矩拉住新娘的手时,神甫就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在读经台旁边站住了。一大群亲友在嘁嘁喳喳地私下小声交谈,衣服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跟着他们挪动。有人弯下腰来,把新娘的裙子拉拉。教堂里寂静一片,甚至都能听见蜡烛油滴落的声音。

那位小老头神甫头上戴着法冠,银光闪闪的卷发在耳后分成两股,背上系着金色的十字架。他从自己笨重的银色法衣底下伸出干瘪的小手,在读经台旁边翻弄着什么。

奥布隆斯基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跟前,对他小声地说了几句,向列文使了个眼色,又走了回来。

这时神甫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两枝花烛,用左手斜拿着,让蜡烛油慢慢滴落下来,然后向新郎新娘转过脸去。这个神甫正是倾听列文忏悔的那个人。他用疲惫而忧郁的目光看了看新郎和新娘,叹了一口气,从法衣里伸出来右手,给新郎祝福,又同样然而格外温柔地把他那交叉的手指放在吉娣头上。之后,他交给他们蜡烛,将小香炉拿起,接着缓慢得走了开去。

“这难道是现实吗?”列文思索着,回头看了新娘一眼。他略微低下眼睛看着她的侧影,从她嘴唇和睫毛那细微的动作上,列文知道她觉察到了自己的目光。她虽然没有回头去望,然而她那打折的高领子碰到了粉红色的小耳朵,微微地动了动。他看见她竭力压抑着胸腔里的气息,她那戴着长手套、拿着蜡烛的小手微微颤动了起来。

因衬衫而迟到所引起的忙乱,同亲友的交谈,他们的埋怨,他那尴尬的处境,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现在他只觉得既兴奋又害怕。